

每一个游子的心间都藏着一个遥远的故乡。

我的故乡在浙西南,从公路到小山村,要经过一条小路。这条小路,春有百花争艳,夏有蛙声一片,秋有金穗飘香,冬有红泥印雪。这条小路,留下了太多童年记忆。

我的小学学堂就在公路边,是一座两层楼的泥瓦房。学堂前有一块空地,权作小学生们的操场。或许小时候看什么都是大的,总觉得这个操场实在不小,村里的升旗仪式、全村人看露天电影,都在这里举行。操场的左侧是大队礼堂,礼堂边的空地因天然有一方沙坑,还有一段助跑的跑道,被辟作跳远的场地。后来,操场上装了一块篮球板,却也仅此一块,只够打半场球。这般光景,便可知这操场的实际大小了。

操场边上原有一排平房,是大队部的办公用房,这里也曾住过一位从县城来的知青。那是个长得白白净净、眉目清秀的后生,言谈举止间,一眼便知是城里有学识的人。他在村里吃饭,去过不少村民家中,大家待他恭敬有加,总会把过年才舍得吃的吃食拿出来招待。那时我年纪尚小,竟以为“知青”就是他的名字。

操场到村里还有一段路程,边上另有一座小平房,门常敞开着,原是一处修理厂,村里的拖拉机坏了,就在此处修理。绕过修理厂,是一条约莫两米宽的小道,路的两旁皆是稻田。夏日里,金灿灿的稻谷笑弯了腰。尤其到了夏夜,往村里走时,成群的萤火虫迎面而来,点点微光恰似苍穹里的星河。稻田里呱呱的蛙声此起彼伏,像是藏着一支热闹的摇滚乐队,为行路之人敲锣打鼓。

顺着小道往上走,路边有一条水沟,一年四季清泉潺潺不绝。这水沟里藏着数不尽的乐趣,课余之时,我们常拎着簸箕到沟边逮鱼、捉泥鳅,偶尔还能捞到几只小虾。

这条路,是我们上学的必经之路。放学后,我们这群孩童高唱着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,或是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《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》,一路蹦蹦跳跳,赶着回家吃午饭。

有一次,父亲出差归来,特意给



盛开的枇杷花(图片来源:千图网)

饭后散步,不经意间看见绿化带里的枇杷树开花了。花朵宛如初雪,小巧玲珑,轻轻摇曳在枝头。我恍然惊觉,岁月正一步步向季节深处走去。

此时,步道上只有我一人。曾经与我一同散步的同事相继退休,离开单位,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新篇章。“昨天的朋友悄悄地离去,就这样无声无息离开你……”一首旋律浸透感

黄昏时分,文三路上的最后一缕余晖斜斜落在办公桌上。我手抚案卷,目光也随之定格在桌面的日历上。

半年,这是我走出校门、走进检察院的时间。

半年前,我刚刚走出硕士论文答辩教室。心里既有对学生时代的不舍,也有顺利通过答辩的轻松和对未来的期待。现在的我,仿佛还能感受到面对老师提问时,后背悄悄渗出的薄汗。厦门岛的热风轻轻掠过我的手背,像是在温柔安抚刚刚卸下重担的我。我们一群人走到白城沙滩,迎着咸湿的海风,与这片海,以及我们的学生时代,认真地告别。

办公桌上的《刑法一本通》《实务刑法评注》,还是我读书时常用的那几本,书的边角已有些磨损。它们曾在我写论文时为我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,如今又成了我办案时的得力助手,陪着我拆解案情、梳理脉络。这几本书,见证了与刑法结缘的七年岁月——从最初选择刑法专业,到最终投身检察工作。

站在学生时代告一段落的路口回头望去,我蓦然发现,自18岁进入大学后,写着400余条条文的刑法,已深深融入我的知识结构与思维逻辑之中。相比从检20多年、30多年的前辈们,我只是个稚气未脱的“小学

## 我的乡愁故事

# 故乡小路

蓝向东

我和妹妹带回一块面包。那时的农村,几乎见不到面包的影子,这般稀罕的吃食,我自然格外珍惜。依稀记得那日清晨上学,我连早饭都没吃,小心翼翼地把那袋父亲口中的“火车面包”藏进书包。走在小路上,我摸了又摸,闻了又闻,满心想吃,又怕一口吃完便没了。最终还是禁不住诱惑,拿出面包,捧在手心慢慢品尝,生怕掉落一星半点的面包屑。那股麦片混着牛奶的清甜滋味,是我从未尝过的美好,足以铭记一生。

小路上,我常遇见一位老阿婆,我不知道她的名字,也从未问过,只知道她是住在村脚的发小仙华的奶奶。冬日里,老阿婆总系着一方青布围裙,围裙下捂着一只炭火手炉,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绒帽,帽檐上嵌着一颗拇指大小的绿宝石,格外醒目。她总是慢悠悠地往村上走,要去另一个儿子家中吃早饭。每次见到她,我都会喊一声“阿婆”,她也不言语,只浅浅一笑,便继续迈着细碎的步伐往前走。

小路的拐角处,便是外婆家。那时外公在杭州工作,临近过年才会回乡。于我们而言,外公回家是天大的喜事。最叫人期盼的,是他行囊里带回的好吃的,比如水果糖,还有让小伙伴们羡慕不已的萧山鳊鱼干与小黄鱼。外公回乡前,总会寄信告知日期,于是在约定的那日,我和妹妹便守在外婆家门口的两株橘子树下,翘首张望半山腰处驶过的车辆。但凡有客车驶来,我们便飞奔到路边等候,纵有几次空欢喜一场,可终究能等到外公的身影。一见到外公,我们便兴奋高亢地冲上去,帮他抬起沉甸甸的包裹,一同归家。

快到村口的那段路格外平直,后来成了堂弟阿青家屋后的地界。路的一侧是水田,另一侧是堂兄贤富家的

菜地,菜地里还长着几棵杉树。这段路白日里走起来坦荡舒心,但是前不着村、后不着店,夜里走总觉得阴森森的。老人们常说,走这样的夜路,要么咳嗽几声、高声唱歌壮胆;要么把电筒开到最亮,只管往前走;若是有人喊你的名字,千万不能应声,听见路边竹叶沙沙作响,也切莫心慌回头。这不过是老一辈的告诫,只因村里有人过世时,抬棺的麻绳与木杠常会留在路边数日,许是当地的风俗,却在我的童年里,留下了些许怯意。

再往前走,是一段陡坡,攀上陡坡,便到了社殿门。这里不过是百米平方米的一方空地,边上有一间狭小的屋舍,里头并未供奉神明。可这社殿门,却是村民相聚议事的地方,每逢大年初一,乡亲们相聚在此处,唠着家长里短,热闹不已。社殿门旁长着两棵三层楼高的苦楝树,树上结的果子,与北方银杏的白果有几分相似。小时候,我们常捡来苦楝果,剥开外皮,将里头的果肉涂抹在手脚的冻疮上,说来也奇,这竟十分管用。

站在社殿门抬眼望去,村里已是炊烟袅袅,烟火人间的暖意扑面而来。门前的这段陡坡,也承载了数不尽的童年趣事。记得有一回,一位胆大的阿叔骑着自行车从坡上直冲而下,竟安然无恙没有翻车,此事一度让他成了小伙伴们心中的英雄。还有一次,小学老师的儿子和我们一起玩自制的三轮车;茶树枝做方向盘,自行车钢珠做轴承,借着重力,车子能跑得飞快。可这车没有刹车,再加上车技生疏,他一下子冲进了稻田里,浑身湿透,活脱脱一只落汤鸡。最难忘的是下雪天,我们用木板钉上两根竹条,做成简易的雪橇,顶着凛冽的寒风与鹅毛大雪,在坡上滑行嬉闹,玩

得浑身热气腾腾,半点不觉寒冷。

故乡的小路,有着数不清的故事。另有一条小路,从村里那口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井延伸开来,蜿蜒向前。

这条小路,和山野间许多无名小路一样,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。只因要途经一处叫五田堡的地方,大家便都唤它“去五田堡的路”。这叫法虽不雅致,却人人都懂——这条路通往县城。

从古井边走过一座独木桥,再行一段田间的羊肠小道,蹚过一条小溪,往上攀爬一程,便能抵达公路。我在县城读高中时,每个周末返校,总要推着自行车,驮上一袋大米、一罐梅干菜,从这条小路艰难地攀上公路,再骑车近两个小时,方能抵达县城的学校。这条路,推着自行车往上攀爬时尤为费力,有好几次,我索性扛着自行车,一步一步艰难前行。好在年少气盛,纵然满身汗水、疲惫不堪,也当是寻常,不曾觉得辛苦。

这条小路,于我而言,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。记得读高中时,乡里才有卫生院,四叔的孩子、我的堂弟,便是在卫生院出生的。在此之前,村里的孩子,大多是由几公里外大坑里村的接生婆接生的,我和妹妹也不例外。妹妹比我小四岁,那位接生婆我依稀见过,记得是位瘦小的老太太。彼时,谁家的孕妇半夜要生产,家人便点着火把,急匆匆地沿着这条小路赶去请接生婆。试想那画面:黑沉沉的山坳里,火把的微光若隐若现;赶路的人心中既焦急又期盼,步履匆匆;接生婆年迈蹒跚,却也加紧脚步前行;高低不平的羊肠小道上,一路星火,一路期盼。这般光景,想来便让人动容。

而这条小路上,最让我刻骨铭心的,是两件事。一件是母亲年轻时,常

步行数公里到尖石一带砍柴。天刚亮便出门,挑着满满一担柴火归家时,已是午后两三点。那份辛劳,难以言说。年幼的我和妹妹,总会灌满一壶茶水,午后便沿着这条小路,迎着母亲归来的方向走去,那份焦灼的等待,与家人赶去请接生婆的心情,竟有几分相似。我们一路走,一路盼,走到小溪边,便在一块巨石下静坐等候,昏昏欲睡之际,总能望见母亲的身影缓缓走来。有一次,母亲在半路歇脚,在一处山泉凉水窠舀水喝时,恰巧捉到一只大青蟹,她用毛巾裹好,搭在柴火上一同挑回了家。那一日,全家人终于难得打了一次牙祭,这份欢喜,至今难忘。另一件事是,南方的盛夏酷热难耐,小叔常带着我,在傍晚时分到小路旁的小溪里泡脚水澡。我们坐在溪边的岩石凹处,清凉的溪水漫过周身,暑气尽消,只觉舒爽无比。

多年未曾回故乡了,听说村民们大多从昔日的老村,搬到了公路两旁的新居。只是不知,故乡的那些小路,是否早已被荒草淹没。若能再次回到故乡,我定要再走一走那些小路。或许在萋萋的杂草与零落的碎石间,还能拾捡到那些被岁月尘封、险些遗忘的童年故事。

记不清有多少次,在梦里重回故乡。走在小路上,总能遇见故人:有儿时一同捅马蜂窝的玩伴,有半道上拦下我,哄着喝几口我刚从小卖部打来的五加皮酒的胡子大叔,有上学路上日日相逢、含笑不语的那位阿婆,还有三两头劳作归来的水牛,四蹄沾着新泥,嘴里兀自嚼着青草,慢悠悠走着身旁。

我家的阿花,仿佛早有预知,静静地趴在社殿门那方光溜溜的石板上,守着这条小路,等着我回家。但凡有人路过,它总会机敏地抬起头张望。我总以为,它见了,定会摇着尾巴飞奔而来,亲昵地绕着我打转,用鼻子轻轻嗅着我的裤脚,嘴里发出温顺的呢喃。

可这一切,终究只是我的念想。当我伸手轻轻抚摸它的额头时,才发现它早已如一尊沉默的石狮,守在村口,化作永恒的凝视,凝望着远方,凝望着这条归来的小路。

(作者单位:最高人民检察院)

竟然打动了信访人,他最终决定息访罢诉。同事望着我,眼中满是释然:“这下没遗憾了,能圆满退休了。”

我们同事之间,如同兄弟姐妹,谁家遇到意外,哪家有了难处,大伙儿总会第一时间出手相助。若是哪天谁没出现在步道上,一定有人追着打听缘由。此前,一位经常和我们一起散步的女同事连续几天不见人影,多方问询后才知,她突然生病,住进了医院。这位同事本就身体瘦弱,那些日子,大家为她的身体状况担心不已。痊愈后,她在步道上缓缓走,众人慢慢陪,不时将收集的治病药方递到她手中。在年底的退休欢送会上,这位同事发言时几度哽咽,话语里满是对单位、对同事们的不舍。

时间催人老啊!掐指算来,再过几个月,我也要退休了。我渐渐体味到先前同事离别时泪花闪烁的心境。是啊,在检察院这个温暖的家庭里,谁能忘记自己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脚印,以及与同事们并肩作战的晨昏日暮呢?

世间河流皆归海,人间岁月终有别。枇杷花开时,我还是主人,待果子金黄时,我已成为客人。离退休的日子越近,我内心的惦念越多……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)

题目那般“刁钻”,也不会每天都遇到大案要案,案件背后更多承载的是普通人的人情冷暖与烟火日常。此时,把事实认定清楚,把证据做扎实,把法律理透彻,就是最朴实、最真实的道理。

领到制服那天,我很兴奋,指尖抚过胸前金灿灿的检徽,阳光恰好洒在一圈橄榄枝上,光线的汇聚处,是检徽下面熠熠生辉的万里长城。我想,这道“长城”,就是在一代又一代法律人从刑法到刑检的前赴后继中,在法治情怀与公正底线的双向奔赴中,铸就而成的。入学后的第一堂刑法课上,我们读懂了学习刑法的目的;从检后的第一次办案中,我们领悟了作为检察官的责任与使命。这条路或许很漫长,要在无数案卷中穿行;或许很艰难,要为破解疑难案件反复冥思苦想;但前行的路上,已有无数前辈披荆斩棘、努力进取,我们亦当怀揣敬畏、乘风破浪。

2018年的金秋,我踏入大学校门,正式与法学结缘。如果能够回到2018年,我定会对着初入法学院时的自己淡淡一笑,轻声说:“路,才刚刚开始。”或许数十年后,当在无数案件中淘洗沉淀的自己,回想如今初入职场的模样,也会释然一笑。道一句:“路,才刚刚开始。”(作者单位:浙江省人民检察院)

## 非虚构作品展

# 漫步洱海之畔

吴怡铭



洱海之畔的水杉与海菜花

坐在洱海边的生态廊道旁,我的目光被水面铺展开来的白影吸引。“这些‘小白花’是什么呀?”我忍不住向身旁的当地人打听。“这是海菜花哟,不仅好看,还可以用来做菜呢。”据当地人介绍,海菜花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,只能在洁净且透明度较高的水体中生长,水清则花盛,水污则花败,被誉为“水质试金石”“水质风向标”。原来如此!我转过头,继续欣赏着这些美丽的小花。这些“小白花”远观成团成簇,细看却又朵朵分明,它们身姿轻盈地漂浮在水面上,每朵海菜花下都连接着细长、轻盈如发丝般飘逸的根茎,宛如一首首流动的诗。

洱海是大理人的母亲湖。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洱海之畔殷殷嘱托:“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,让‘苍山不墨千秋画,洱海无弦万古琴’的自然美景永驻人间。”这份嘱托,早已化作大理人守护绿水青山的坚定信念,每一朵海菜花,都是洱海水质生态稳步向好的有力证明。

视线随着碧波不断延伸,海的尽头是洗练如蓝绸的天空,是黛色含烟的苍山,与海菜花的素白、水面的清透交织相融。洱海这幅生态长卷,便在这高饱和的色系里徐徐展开,每一处景色都在诉说这片湖水的鲜活与灵动。漫步廊道,一步一景间,湖光山色勾勒出大理最真实的自然轮廓,令人陶醉。闭上眼睛,清风拂面,带着湖水的清冽与草木的芬芳,仿佛在耳边轻语:“欢迎来到洱海,请放下纷扰,感受这里的水、风、草木、空气,以及流淌着的慢时光。”

突然间,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划破静谧。抬头望去,“苗疆少女”的银饰叮当作响,“彝族少女”的裙摆随风轻扬,“古国公主”巧笑嫣然,这些穿梭在风景里的旅拍游客,成为洱海边另一道鲜活的风光。这般热闹的场景让我十分心动,也想与自己在这片美景定格。于是,我和家人走进一家服装租赁店,挑选了心仪的民族服饰。摄影师举起相机,置身水天一色的美景中,我渐渐褪去拘谨,动作也慢慢舒展了起来。

这热闹的旅游景象,带动起服装租赁、化妆造型、餐饮住宿等多元消费。曾经抽象的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,就这样变得具体可感——好生态引来八方客,好风景撑起好生活。

逛累了,便和家人随意走进一家咖啡店。店内是通透的开放式设计,靠在躺椅上,一眼就能看见波光粼粼的洱海,以及在云雾间若隐若现的远山。端起手边的咖啡,醇厚的香气在舌尖缓缓散开,思绪也随之轻盈起来。我幻想着自己是生活在此处的诗人,以苍山为纸、洱海为墨,在这片天地间写下动人的篇章。阳光暖暖地洒在身上,我伸了个懒腰,与家人闲话家常,那一刻最大的心愿,便是让时间慢些、再慢些。

手里的这杯咖啡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消费意义,它已经与湖光山色、手作匠心、旅拍记忆、民宿温情深度交融,衍生出一条多元就业生态链。越来越多的咖啡爱好者循香而来,学习制作手艺、借鉴经营经验,让这份“本土风味”飘向更远的地方。

不止海菜花的绽放,不止洱海的清波,新征程上,一幅万里河山多姿多彩的生态新画卷正在徐徐铺就,每一笔都写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篇章。

## 散记

# 路,才刚刚开始

## ——刑检新人的初心与敬畏

苏文涛

生”,似乎并没有资格感叹时光如何倏忽而过、思维要如何转变。但在成为刑检新人的这半年里,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走向成长的踏实。这种踏实,源于角色的转变,更来自心中的敬畏。

单从学生的身份来说,我们或许算得上刑法的“老人”。本硕七年,我们早已习惯在法教义学的框架下分析案例,也相对比较法上的各种学说烂熟于心。那时我们总觉得,使用晦涩难懂术语似乎能够代表学术水平的高超,评判各种理论仿佛可以彰显思考的深度。但走进检察院后,面对承载着世间百态的案卷,我才感受到,这七年的知识竟然如此单薄而浅显。渺小的我们站在刑法实务的巍峨大厦前,前路漫漫,却也因充满未知而愈发充实。

法学院的课堂上,案例分析是

家常便饭。我们围坐讨论,各种意见交织碰撞,各类学说漫天飞舞,大家都以教义学的姿态对一个罪名不断挖掘,旁征博引古今中外的法理,仿佛这样便能得到最理性的答案。可当我真的翻开案卷,看到那些令人扼腕叹息却又争议颇多的事实,我却发现,没有一起案件会照着刑法的条文发生。课堂上的案例讨论,无论观点激进、保守还是中立,总会随着下课铃落下帷幕,我们只需带着轻松的心情走出教室。可真实的案件,你不会因“铃声”收尾,面对案件事实,你写下的内容,不再是一份简单的课堂作业,你得到的反馈,也不是教学系统里的绩点,而是关乎被告人的命运走向、关乎被害人的心灵安放,甚至关乎正义是否彰显的“生死裁决”。

读书时,导师常叮嘱我们:“要

多培养刑事一体化思维,既要具备刑事事实体的分析思维,也要掌握刑事程序法的思考角度。”彼时的我们,大多没有意识到这话的意涵。但当从课堂走入职场,从书卷走向案卷,我才真正读懂导师当年的良苦用心。曾经的我们,总把追求“正确的结论”当作终极目标,但亲手翻开案卷后,我才发现,纵然事实万分清楚,严丝合缝的程序文书一页也不能少,日期一天也不能错,证据一点瑕疵也不能有。这并不是阻碍实体分析的桎梏,而是法律人心中最重要的共识,是保障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底线。曾经的我们,对证据法的学习不甚在意,觉得它略显教条、颇为形式。而如今,对证据的查阅与分析,成了我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司法实践中的绝大多数案件,或许没有法考